

時報出版

錯過 最美的

THE BEST OF ME

尼可拉斯·史派克 —— 著 曾志傑 —— 譯

Nicholas Sparks

她知道，自己一直在等著他，如同他也在等待她一樣……

錯 最
過 美
的

T H E B E S T
O F
M E

Nicholas Sparks

尼可拉斯·史派克 著 曾志傑 譯

藍小說 (194)

最美的錯過

作者——尼可拉斯·史派克

譯者——曾志傑

主編——李國祥

編輯——施怡年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趙政岷

總經理——李采洪

總編輯——李采洪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genre@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最美的錯過 / 尼可拉斯·史派克作；曾志傑譯
--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4.03
面；公分-- (藍小說；0194)
譯自：The Best of Me
ISBN 978-957-13-5912-0 (平裝)

874.57

103002956

The Best of Me
Copyright © 2010 by Nicholas Spark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Park Literary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912-0
Printed in Taiwan

錯 最
過 美
的

T H E B E S T
O F
M E

Nicholas Sparks

尼可拉斯·史派克 — 著 曾志傑 — 譯

獻給我的好友，史考特·史威默

謝誌^①

有些小說總是特別難寫，這本書正是如此。《最美的錯過》一書的創作過程充滿艱辛，但我不打算一一交代那些枯燥乏味的細節，總之若無以下這些人的幫助，我到現在恐怕還無法完成這本書。因此不妨讓我直接表達我的感謝。

給我的妻子凱西：當年我們是《一見鍾情》（*At First Sight*），而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一切都沒有改變。妳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我何其有幸能喊你一聲妻子。

給邁爾斯、萊恩、藍登、蕾西以及莎瓦娜：你們替我的生活增添喜悅，我以你們為榮。身為我的孩子，你們永遠都會是《最好的我》^②（*The Best of Me*）。

給我的經紀人，泰瑞莎·帕克：我寫完這本小說的初稿後，面臨到《人生路口》（*A Bend in the*

① 此篇謝誌是作者史派克將其歷年作品串成，中文譯名均以已出版中譯本之小說與電影為主。未發行過之作品則以配合前後文以意譯處理。

② 《最美的錯過》原書名直譯為《最好的我》，此處根據作者文意以原譯名呈現。

Road)，我不只要感謝妳努力幫忙讓這部小說變得更好，也要謝謝妳耐心等待我完成。我很幸運有妳當我的經紀人。謝謝妳。

給我的編輯，傑米·萊博：這部小說多虧有你一如往常的精采《救援》（The Rescue），而你給的建議總是一語中的。你不只是個很棒的編輯，更是一個好人。謝謝你。

給我的電影版權經紀人，霍伊·桑德斯和凱亞·卡亞先：有人說，榮譽、智慧和熱情，這三個要素是一切良好合作關係的基石，關於這個說法，我可是個《虔誠信徒》（True Believer），而你們兩位便體現了這些價值，我很感激你們所做的一切。我很幸運能與你們共事。

給丹尼絲·狄諾維：身為《瓶中信》（Message in a Bottle）以及我其他小說改編電影的製片人，我們的交情豈只工作夥伴。妳是我的朋友，妳讓我的人生更美好。我要感謝妳為我所做的一切。

給馬蒂·博文：身為電影《最後一封情書》（Dear John）的製片，你的表現非常傑出。我不僅感謝你對工作的付出，更要感謝你給我的友誼。感謝你過去所做的一切，很高興我們能再次合作。

給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Book Group）的執行長，大衛·楊：毫無疑問，你就是我的《幸運符》（The Lucky One），我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謝謝。

給帕克文學集團（Park Literary Group）的艾比·昆斯和艾蜜莉·史威特：我誠摯感謝妳們為我做的一切。當我需要協助時，妳們總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我對妳們的感激遠超過妳們的想像。對了，艾蜜莉，恭喜妳的《婚禮》（The Wedding）……。

給我在大中央出版社（GCP）的公關，珍妮佛·羅曼奈洛：妳是我這一路上的《守護者》（The Guardian）……。就讓我用義大利文「Grazie」向妳表達感謝。妳是最棒的。

給我的助理，史黛芬妮·葉格：我們從《羅丹島之戀》（*Nights in Rodanthe*）的片場開始合作，自此之後，妳總能把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我很感激，也很感謝妳所做的一切。

給在華納兄弟的寇特妮·瓦倫第與葛雷格·席爾曼：謝謝你們在還沒讀過的情況下，就願意給我和這本小說一個機會。這並不是個容易的決定，但我感謝你們能做出《抉擇》（*The Choice*）。最重要的是，我很開心能再次與你們合作。

給懷克·葛弗瑞，以及相對論影業的雷恩·卡文諾與塔可·托雷：我很興奮能將《愛情避風港》（*Safe Haven*）改編為電影，我很感謝有機會與你們再次合作。我不會忘記這是我的榮幸，我深信你們會有很棒的表現。

給亞當·謝克曼和珍妮佛·吉格特：謝謝你們把《最後一曲》（*The Last Song*）改拍成一部很棒的電影。我信任你們，你們也完成了這個任務……我將銘記在心。

給琳·哈里斯與馬克·強森：多年前和你們合作，是我職業生涯裡最棒的決定。我知道你們之後又完成了許多部電影，但我還是想讓你們知道，我永遠都會感謝你們對《手札情緣》（*The Notebook*）電影版的付出。

給羅倫佐·狄·波納凡杜拉：感謝你將《留住一片情》（*A Walk to Remember*）。改編成電影。即使時間過去，也未能減少我對這部電影的愛。

給大衛·帕克、夏朗·奎西尼、弗拉格，以及所有大中央出版社與聯合經紀公司（United Talent Agency）的員工們：我曾經花了三個星期與我哥來了一趟《我們倆：環遊世界的生命之旅》（*Three Weeks with My Brother*），然而你們卻已陪伴我長達十五年了。謝謝你們所做的一切！

1

自從那起鑽油臺爆炸事件發生後，道森·寇爾就開始浮現幻覺，爆炸發生那天，他其實早該死了。

在鑽油臺工作的十四年來，他以為自己什麼都見識過了。一九九七年，他親眼目睹一架直升機在降落前失控墜毀於甲板，被熊熊火球吞噬。他在搶救的過程中背部受到二度灼傷。那場意外多數受難者被困在機艙裡，造成十三人死亡。四年後，一架起重機在鑽油臺上倒塌，一片籃球大小的金屬殘骸飛射而來，差點削去他的腦袋。二〇〇四年颶風伊凡來襲，他是少數留守鑽油臺的工人之一，當時風速超過一百英里，浪大到他猶疑是否該抓個降落傘以防鑽油臺倒塌。鑽油臺上大小災難不斷，滑倒、骨折、割傷、瘀青，對工人們來說是家常便飯。道森見過的骨折案例不計其數；鑽油臺上也曾發生兩次食物中毒，所有人都未能倖免；兩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七年，他看見一艘補給船在駛離鑽油臺時開始下沉，好在最後關頭附近的海巡隊巡邏艇前來搭救。

但那場爆炸情形不大一樣，那場爆炸沒有造成原油外洩，這得歸功於安全設備與備用器材阻止了原油大量溢出。這則新聞勉強擠上全國性版面，幾天後就被人們淡忘。但是對於所有在場的人而言，包括他在內，這場爆炸是個夢魘。那是個尋常的早晨，爆炸發生前，他正循例監測抽油站狀況，

其中一個舊油槽突然爆炸。他還來不及弄清楚狀況，爆炸的威力已把他身子震飛，往一旁的油棚狠狠甩去。火勢迅速蔓延，整座鑽油臺面覆上一層油，這裡轉瞬成了人間煉獄。兩次規模更大的爆炸接踵而來，鑽油臺搖晃地更加劇烈。道森記得他有把幾個人拖離大火，然而第四次爆炸比其他幾次來得猛烈，他再度被震飛。落海的過程他已記不清楚，他只知道一旦落海必定凶多吉少。當他恢復意識時，他已漂浮在距離路易斯安那州費米利恩灣約九十英里遠的墨西哥灣上。

他與其他一人一樣，事發當時無暇穿上救生衣，也沒機會抓住任何有浮力的物品，但是在浪潮起伏間，他望見一名黑髮男子在遠處揮手，彷彿在指引道森向他游去。道森奮力一游，用盡全力對抗海浪，精疲力盡頭暈目眩。他身上衣物與靴子的重量拖著他往下沉，他手腳氣力用盡，心想他死定了。他覺得自己似乎游近了些，但洶湧的浪潮讓他難以分辨所在位置。就在此時，他在周遭漂浮的殘骸中瞥見一枚救生圈，他用最後一絲力量抓住它。後來他才知道，在被趕往救援的補給船救起前，他已在水中漂浮近四小時，漂了快一英里遠。他獲救後被帶到甲板下的船艙，與其他生還者重聚。道森因為體溫過低不停發抖且頭暈。雖然他視線模糊——他稍後被診斷出有輕微腦震盪——但他看得出來自己有多幸運。他看見有人手臂與肩膀嚴重灼傷，有人耳朵流血，有人正在治療骨折。這裡多數人都叫得出名字。畢竟鑽油臺上能去的地方不多，要不就自助餐廳，要不就是娛樂室或健身房，這裡可是名符其實的海上村落。然而有個男人，他的臉孔既熟悉又陌生，他的視線似乎正穿越擁擠的房間注視著自己。他一頭黑髮，年約四十歲，穿了件大概是在船上借來的藍色防風外套。道森感覺此人與這裡格格不入，他看來不像鑽油工人，反倒像是白領階級。此時那男人揮了揮手，立刻勾起道森的記憶，他想起在海中看見的那個人。是他沒錯！道森頓時感覺頸後汗毛豎立。他還沒

來得及弄清自己為何不安，一條毯子就朝他肩膀扔來，他被帶往角落接受醫護人員的檢查。

等他回座時，黑髮男子已消失無蹤。

接下來的一小時有更多生還者被帶上船，當他的身體開始回暖，道森想起其他同事。那些與他共事多年的夥伴如今音訊全無。後來他得知，這場意外共有二十四人罹難。多數屍體都已尋獲，但仍有少數人未見蹤影。在醫院休養時，道森不禁想著，這些家庭連好好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自爆炸發生後他總是不穩，不是因為惡夢，而是因為他總甩不開被注視的感覺。儘管聽來荒謬，但他覺得似乎……鬧鬼了。不分日夜，他偶爾會瞥見有人影閃過，但每當他一轉身，卻總是什麼都沒有，令人無從解釋。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要瘋了，但醫生認為這是爆炸引起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加上他的大腦可能尚在從腦震盪中復原。這診斷合理，聽來也合乎邏輯，但道森就是覺得不對勁。然而他還是點點頭附和。醫生開了安眠藥給他，不過道森從沒去領藥。

當一切進入司法調查程序後，公司給了他六個月有薪假。三個星期後公司提出和解條件，他同意了。當時已經有六位律師連絡他，爭相要替他提出集體訴訟，但是他不想惹麻煩。他收下和解金，在收到支票當日就存入銀行。如今他的戶頭數字，在某些人眼中算得上有錢人了。他前往銀行將多數款項匯到開曼群島的帳戶，然後再把錢從那裡轉匯到另一個他用簡易手續開設的巴拿馬公司帳戶。將錢匯至最終目的地前，所有款項就先暫存於此。根據往例，這些錢幾乎無法追蹤其流向。

他手邊只留下足以支付房租跟其他少數開銷的金額。他所需甚少，所求也不多。他住在紐奧良市郊一條砂石路盡頭的組合屋裡頭。這棟房子唯一的優點大概就是它沒有在二〇〇五年颶風卡崔娜來襲時被洪水沖走吧。房子的塑膠牆板早已迸裂且褪色，架在一堆看來是臨時地基的空心磚上，但

隨著時間過去，不知道什麼原因，臨時地基就這樣沿用至今。屋裡有間單人房與浴室、一塊狹窄的起居空間，還有一個連要放臺迷你冰箱都顯得勉強的廚房。這房子幾乎無法保暖，多年來地板總覆蓋著一層溼氣，讓他在屋內走起路來總像是走在斜坡上一樣小心翼翼。廚房角落的塑膠地板已裂開，一張小地毯已嚴重磨損，他又在狹小的空間內放滿了多年來從公益二手商店蒐集來的玩意兒。牆上一張照片都沒有。雖然他在此已住了近十五年，但與其說這裡是他的家，不如說是他吃飯、睡覺、沖澡的地方罷了。

儘管這裡有些老舊，卻幾乎跟紐奧良市花園區③裡的住家一樣乾淨整齊。道森向來有些潔癖。他一年會固定兩次整修房子的裂縫，把縫隙補滿以防止嚙齒動物跟昆蟲闖入。每次他準備回鑽油臺前，他會用消毒水刷洗廚房跟浴室地板，清空櫥櫃中任何可能腐壞或發霉的東西。他通常會在鑽油臺上連續工作三十天，緊接著休假三十天，尤其是夏天，任何非罐裝的食物都會在不到一星期內腐壞。他回來後會立刻再度徹底刷洗這個地方，一邊讓空氣流通，盡可能地擺脫這股霉味。

不過這裡的優點是安靜，而這正是他唯一所需。他的住處離主幹道有四分之一英里遠，離他最近的鄰居甚至住得更遠。在鑽油臺待上一個月後，這樣的環境正符合他的要求。他始終無法習慣鑽油臺上永無止盡的噪音。從起重機不斷重新置放補給品的碰撞聲，到直升機與幫浦的運轉聲，還有日以繼夜的金屬撞擊聲，各種人工噪音從不間斷。鑽油臺上，幫浦全天候運轉以抽取原油，這表示

③花園區 (Garden District) 為紐奧良市著名的豪宅區。

即使到了入睡時間，噪音仍未停歇。在鑽油臺上時，道森會試著對噪音充耳不聞，然而回到組合屋後，他又常在太陽高掛天空時，對環境中那份近乎無法穿透的寂靜神迷不已。早晨時，他能聽見鳥鳴從樹梢飄來；傍晚甫日落時，他會聽著蟋蟀與青蛙巧合地以相同節奏鳴叫。這些聲響通常能撫慰人心，但卻也時常讓他想起家。每當他想起家中一切，他便會撤回屋內，逼迫記憶消散，試著把心神專注於他簡單的生活。

他在陸上的生活幾乎千篇一律：吃飯、睡覺、跑步、重量訓練、保養愛車；他會漫無目的開車閒逛好長一段路，有時候會去釣魚，每晚固定閱讀，偶爾寫封信給塔克·霍斯泰德勒。他的生活就這麼單純。他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手機有是有，但通訊錄裡頭只存了與工作相關的號碼。他每個月會採買一次雜物，然後順道去趟書店，但除此之外，他從未真正探訪過紐奧良市。十四年來，他沒去過波本街或是法國區^④溜達過；他既沒去過世界咖啡館喝杯咖啡，也沒去過拉菲特鐵匠鋪酒吧喝杯颶風調酒^⑤。他不上健身房，他在屋後把一塊因日晒雨淋而顯得陳舊的防水布綁在屋子與樹幹間，下方空地就是他的運動場。他不看電影，也不會在週日下午紐奧良聖徒隊出賽時去朋友家看場美式足球賽放鬆一下。他四十二歲，但打從青少年時期後就再也沒約會過。

多數人恐怕都不願意，或者根本沒辦法過這樣的生活，但他們不了解他。他們不了解他的過去，而他也不想被人了解。

而後在某個溫暖的六月中旬下午，道森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往昔記憶頓時湧現。當時道森已休了近九個星期的假。近二十年來頭一回，他終於要回家了。這個念頭令他很不安，但他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塔克對他而言不只是朋友，更像是父親。靜默中，他仔細回想改變他人生的那一年，此時

道森再次看見有黑影一閃而過，但當他一轉身卻什麼都沒看見，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要瘋了。

※

那通電話是摩根·坦納打來的，他是一位北卡羅萊納州奧利安多鎮的律師，他來電通知塔克·霍斯泰德勒過世了。「有些後續安排最好得當面處理。」坦納解釋道。道森掛上電話後的直覺反應是先去訂機票，並且在當地民宿訂房，接著打電話請花店送花過去。

隔天早晨，道森鎖上組合屋的前門，然後繞到屋後走向他停車用的鐵皮棚架。那一天是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他帶著僅有的一套西裝，以及一個半夜睡不著打包好的圓筒行李包。他解開鎖頭、捲起棚架大門，看著日光射向這輛他自中學就開始著手修復的車。這輛是一九六九年的福特野馬斜背款跑車，要是在尼克森總統當政那年代，這款車肯定會讓人頻頻回頭；但就算時至今日，看來也依然搶眼。這輛車看起來就像剛出廠一樣嶄新，多年來，曾有數不清的陌生人想出價買下，道森都回絕了。「這不只是一輛車。」他總這麼回答，沒有多做解釋。要是塔克就肯定懂他的意思。

④法國區(French Quarter)是紐奧良市歷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區域，位於其中的波本街(Bourbon Street)則以夜店、脫衣舞俱樂部林立而聞名。

⑤世界咖啡館(Café Du Monde)為紐奧良市法國區內著名咖啡館；拉菲特鐵匠鋪酒吧(Lafitte's Blacksmith Shop Bar)則為區內歷史悠久的酒館，颶風調酒(Hurricane)為發源自紐奧良市的調酒。

道森把旅行袋扔進副駕駛座，把西裝平放在上頭，然後才坐進駕駛座。他轉動鑰匙，引擎像是甦醒般轟隆隆響著，他先把車小心開上碎石路，再跳下車鎖上棚架大門。他一邊進行這些動作，同時在腦中逐一確認東西是否都帶齊了。兩分鐘後，車子已開上主幹道；一個半小時後，他正把車停入紐奧良機場的長期停車場。他痛恨把車留在這兒，但他別無選擇。他拿起行李走向航廈，機票正在航空公司櫃臺等著他前去領取。

擁擠的機場，男男女女摩肩擦踵，有些是一家大小前往探望祖父母或是去迪士尼世界，有些是往返於家與學校間的學生。商務旅客則是身後拖著隨身行李，絮絮叨叨地說著手機。他站在前進緩慢的隊伍中等待，輪到他時，他出示證件，回答幾個基本的安全問題後便取得登機證。此班機中途會在夏洛特市短暫停留一小時多，不算太久。等飛機降落於紐伯恩市後，他得先去租車處取車，然後再開上四十分鐘的路。倘若沒有意外，約莫下午稍晚他就會抵達奧利安多鎮。

一直到坐上飛機後，道森才意識到自己有多累。他不確定自己究竟幾點鐘才入睡，他只記得睡前最後一次看時間已近凌晨四點，但當時他心想反正正在機上可以補眠。再說等到了鎮上後，其實也沒什麼事要做。他是獨生子，他母親在他三歲時逃家，父親則是喝酒過量致死——這倒算是幫了世界一個忙。這幾年來道森沒跟家族中任何一人說過話，他也無意趁此時修補彼此的關係。

這將會是趟快速的旅程，抵達，離去，乾淨俐落。他會把該做的事完成，不打算多耽擱一秒鐘。雖然他在奧利安多鎮長大，但他從未真正屬於那裡。他所認識的奧利安多鎮，跟當地觀光局廣告上活潑的圖像完全不同。若只在鎮上待個二下午，會覺得奧利安多是個古怪的小鎮。這裡受到藝術家、詩人，以及退休人士的歡迎，他們只想在紐西河上航行度過餘生。小鎮裡當然也有鬧區，這兒的鬧